反漢化做為圖博後殖民文化抵抗的民族自決權

●翁仕杰／前台灣圖博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前年發生的三一四拉薩示威抗暴事件，其實只是圖博境內五十多年來至今不斷的漢藏衝突的最新事件，是圖博問題未得解決難以否認的事證。中共對統治圖博所花費的心力與挹注的資源，歷經五十多年的持續加強，圖博人依然無法完全心悅誠服接受中共的統治，此一事實早已不證自明。北京政府與達賴喇嘛所領導流亡在印度的噶廈，雖然在過去七年透過多次接觸，謀求圖博問題政治解決之道，然而從前年遍及圖博境內反中示威的連鎖反應，就可以知道圖博問題的嚴重性，並非如中共所宣稱的那樣，圖博人已在祖國的大家庭中幸福快樂的生活著。做爲被統治者的圖博人冒著生命危險集體和平反對中共在圖博的反人權高壓統治，具有反殖民主義的民族反抗運動的性質，顯示了北京在圖博的統治正當性迄今未獲建立，證明了中共殖民政策及其成果的失敗，也意謂著圖博問題仍然是中國境內政治最大一個不定時炸彈。

中國領土境內的圖博人不滿中共的統治作爲，呼應且證實流亡圖博人對中國治藏政策的批判。特別是這次參與示威抗議圖博人幾乎全部都是在中共佔領圖博後才出生的新世代圖博人，更說明了這是圖博人對中共統治圖博不滿的必然反應。因此，我個人採用最接近圖博當前處境的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的理論架構，把圖博問題從漢藏政治文化衝突的單一歷史敘述提昇到現代殖民主義發展趨勢的全球視野，才能從社會科學的研究角度進一步了解圖博問題的結構因素和歷史過程，有助於釐清圖博問題的核心爭議，特別從不認同中國治藏政策的圖博反抗者，亦即不以地理位置而以心理認同所共構成「圖博流亡者」的立場出發，才更能看到圖博問題的核心本質。

雖然後殖民論述發源於西方學界對西方帝國主義在二次大戰後所遺留的西方文化牢固宰制遺毒的反省，但把這個理論架構應用在當前圖博問題的脈絡中依然適用，只是要把西方帝國主義更改爲中國帝國主義即可。中共最初以中亞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的理由出兵佔領圖博，在圖博人居住千年的土地上以武力殖民統治了圖博人民，這種殖民統治的型態可以將之歸類爲帝國主義擴張在二次大戰後的另類延伸，但是隨著資訊革命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殖民與反殖民的鬥爭不再局限於被殖民的固有領土疆域內的武力鬥爭。

誠如引領後殖民主義論述風騷的巴勒斯坦籍流亡美國的著名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指出的，我們對處於後現代情境下的殖民主義的了解，不能只局限於領土佔有的事實，而應更重視文化宰制的效應。相較於傳統殖民理論所關切的「領土邊界」內的政經支配及武力抵抗策略，後殖民論述更強調對統治者所強加的「論述邊界」內宰制之文化抵抗策略。也就是說殖民主義並不只是一種直接的「單向壓迫」而已，成功的殖民統治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向共謀」結果。這意謂著殖民者的統治正當性必須爲被殖民者所接受，也就是要站在殖民者的立場，改變被殖民者的基於傳統歷史文化所繼承的政治認同，才能建立長久穩定的殖民統治秩序。

從帝國殖民者的立場，爲了把建構殖民主體的合法性和施展殖民權力，殖民者癱瘓殖民地社會的原有力量，灌輸以殖民者爲本位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所謂「進步」的政治經濟體制，企圖建立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把被殖民者傳統文化價值觀詆毀貶抑爲落伍黑暗，把被殖民者刻板印象化爲懶惰野蠻，必須接受完全由殖民者所主導的經濟援助與啓蒙教化的發展計畫，才能逐步進入和殖民母國水準一樣的文明新世界，並且要感恩殖民者的善意德政而如奴隸般的順服。

如果在統治者在殖民地企圖製造的「雙向共謀」共識無法建立，就表示統治正當性的失去，而爆發反殖民抗爭，就像在1959年時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和迄今圖博人民仍然繼續示威反抗的處境一樣，圖博人心知肚明他們用肉體不能成功反抗中共的殖民統治，但是他們不願成爲殖民統治的共謀者，不願意認同接受中共的漢化政策而群起反抗中共的殖民統治。研究非洲殖民史的學者指出，在經過早先武裝反抗階段進入意識形態抵抗的階段後，就要拯救或恢復反抗殖民體系的所有認知和事實，也就是說去殖民化要重整徹底遭破壞的原殖民地母社會，亦即對整個反殖民運動之歷史事件的體驗和再記憶；「拯救」在此是指對內化殖民意識的自我根除，也就是民族認同的復甦，「恢復」則是規劃未來出路的問題。

在殖民與反殖民的鬥爭中，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堅持是做爲弱勢團體被殖民者一方的重要武器，透過被殖民者歷史身份、主體表述、自我再現等發言權與詮釋觀點的所奪回的「主體論述權」至關重要，也就歷史的重返和認同的恢復。因此，被殖民統治的圖博人不願放棄圖博傳統宗教文化與民族認同，反對中國在圖博境內的漢化政策，反殖民的鬥爭不只是肉體的反抗，更重要的是對殖民者同化政策的心理反抗，也就是後殖民論述理論架構中的所講的「文化抵抗」。

薩依德認爲去殖民的批判來自被殖民者對殖民處境的自我探索，介於個人活動與世界情勢之間，對一切既定的權威與體制進行不妥協的自我意識化，在其中引出革命化的社會介入行動。其所具有的最重要意義在於代表弱勢族群或階層對壓制性知識之反抗，它反抗一切認識論的暴政和強制性的差異政治，也就是「官方說法」的神聖論述，亦即中共所主張的圖博自過去以來即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未來更不可能脫離中國而獨立存

在，這正是中國在圖博實施漢化政策的真正目的，欲使圖博人放棄圖博民族文化認同，透過長時期的殖民漢化，使圖博人變成中國人。

在圖博的這個案例中，圖博人可以勇敢無懼的站在圖博人自身歷史文化本位的立場，而非被迫用殖民者的語詞爲自己說話，後殖民文化抵抗就是文化的去殖民化，也就收回被奪走的固有文化疆域，重新找回自己文化認同及民族立場的發言權，說自己民族版本的真實故事。研究後殖民論述的學者整理薩依德有關帝國主義與文化的著作指出，後殖民抵抗絕不只是對殖民主義的報復或反擊，雖然此抵抗形式的力量必須來自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和行動，然而後殖民抵抗不是這種意識和行動本身，而是對它的超越。薩依德把這種過程稱之爲「歷史的重返」，是一種「重占」」（reoccupation），也是一種「重刻」」（reinscription），這兩個相互交疊的過程，構成了後殖民文化抵抗之政治與意識的主要內容。在圖博的脈絡中，也就是反漢化後的返回圖博民族文化認同，也就是要求達賴喇嘛有權返回圖博，也就是有權享受宗教自由，甚至有權恢復原本獨立的主權國家。

反漢化政策的批判意謂著反對當前的現狀，一種疏離於正典之外不妥協的「反政治正確歸屬感」，是以某種具壓抑性質的官方價值爲目標的反對性意志、反抗力量和對位創作。後殖民抵抗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也在反對自身帝國主義的意識與結構。因此抵抗必須是超越性的，不能複製殖民者加諸於被殖民者身上的暴力邏輯，不能放棄圖博民族文化的非暴力宗教傳統，所以「反漢化」的非暴力文化抵抗就成爲所有抵抗方案中最基本及最原創的思考議題和路徑，也符合國際主流人權價值，這正是圖博人在受中國統治五十年之後，最能在當前圖博問題複雜難解的困境提供官方老調之外的新思維，也是圖博人無法在中國現有殖民體制中得到民族自治的情況下，所展現的另類民族自決權，值得更深入的探求其所未言明的象徵意義，觀察可能的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站在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與世界和平的終極目標上，我們應予以最大的支持。◆